读史札记

满文版《天神会课》考

关 康

自十六世纪中后期开始，欧洲的耶稣会士不远万里来华，为了吸引中国人入教，他们针对不同阶层、年龄、受教育程度的民众撰写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书籍。长期在江南地区传教的潘国光为中国的少年儿童编纂了一部问答体教理书，命名为《天神会课》。该书出版后被翻译成满文。该译本质量上乘，尤其是译者对神学词汇的处理颇具匠心，是研究清初满文天主教文献的范本。

一、潘国光与汉文《天神会课》

潘国光（P. Franciscus Brancati），字用观，意大利人，十七岁加入耶稣会。崇祯十年（1637）来华，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传教。崇祯十三年，潘国光购买上海名园世春堂，改建成教堂，命名为敬一堂，作为传教的基地。他在上海多年，与当地文人学者、地方官员保持良好关系，因此虽然经过明清易代的战乱，其传教依然成效卓著。他在康熙元年（1662）写给耶稣会总长的报告中称每年可为二三千人付洗。截至康熙四年，松江府已有教堂六十六座，教友五万余名，为日后江南地区天主教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方豪誉其为上海教会之奠基人。①

康熙五年，杨光先告发汤若望传播邪教、擅改历法，导致清廷下令禁教，关闭教堂，逮捕教士，此为“历法之争”。潘国光与其他传教士被解送广州羁押。康熙十年，清圣祖为传教士平反，恢复传教自由。潘国光亦被允许返回上海，但因积劳成疾，于是年病故于广州。

潘国光在上海居住期间，千方百计吸引中国人入教。他针对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的教友，建立了六种善会。包括成年人的耶稣苦难会、少年儿童的天神会、女性的圣母会、青年学生的圣类思会、读书人的圣依纳爵会、传教先生的圣方济各会。②潘国光之所以将针对少年儿童的善会命名为“天神会”，是因为“天神本无形象，而所画之像，皆是美貌少年，其义取精纯洁白，绝无罪污之意也。今圣教立天神会，齐集教中之童子，教以要理，欲其效天神之精洁，将来长成，可望无罪污而得天上之全福耳。”③该会每月活动一次，入会儿童除了日常的早晚诵经、定期办告解外，还要尽可能劝其他人入教入会。活动时先听教理讲授，然后念经。此举显然旨在培养少年

[收稿日期] 2017 - 05 - 10

[作者简介] 关康（1984 - ），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北京 100872；kwankangkang@126.com。

①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年，第 267 页。

② 费赖之著，梅乘骐、梅乘骏译：《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光启社，1997 年，第 257 页。

③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汉文《天神会课》，圣多明我堂本，编号 Chinois 6958，清刻本。

儿童对天主教的正确认知并激发他们的传教热情。

潘国光还专门为加入天神会的儿童撰写了一部问答体教理书，命名为《天神会课》。该书“小引”落款有“时辛丑春仲中浣，泰西耶稣会士潘国光用观父述并序”一句。考作者来华在崇祯十年丁丑，去世在康熙十年辛亥，故此处的辛丑为顺治十八年（1661）无疑。该书出版之后，很受欢迎，流传亦广。至乾隆初期已经有多个版本问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杭州圣多明我堂、广州大原堂、乾隆四年（1739）北京首善堂三个版本。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主教在华传教合法化，该书又于咸丰十一年（1861）、光绪八年（1882）、民国三年（1914）三次重印。①

全书正文可分为三个部分。《圣教要理六端》、《天主圣性解》、《灵魂肉身解》三节讲授基础教理。其中《圣教要理六端》作为全书的纲领，强调入教的前提有两条，分别是“明白圣教要理”和“读熟圣教经言。”所谓要理共六条，分别为天主创世、天主赏善罚恶、三位一体、耶稣降生受难为人赎罪、人的灵魂有升天堂堕地狱的区别、天主教是唯一可拯救灵魂的宗教。接下来的六节为“读熟圣教经言”，分别介绍圣号经、天主经、圣母经、信经、天主十诫、圣教会规四端，此为全书的主体部分。每节皆以经文开始，通过问答形式阐述其中蕴含的教理。最后三节介绍天主教的基础知识，包括七件圣事、真福八端和万民四终。全书行文流畅，文字平实，亦不刻意引经据典，在教理讲授方面非常简明扼要，很适合作为少年儿童及受教育程度不高人群使用的入门读物。

二、满文《天神会课》的特点

汉文《天神会课》出版后，即被翻译成满文。目前法国国家图书馆保存手抄本一册，书名为 abkai enduri hūi i kicen，编号 Mandchou117。全书 201 页，单页 7 行，四周单边，无鱼尾。全书字迹工整秀丽，基本没有涂改。扉页下角钤法国皇家图书馆（法 Biblioteque Royale）圆形印一方。

该满文版《天神会课》共十三节，正文前有小引一篇，删去了汉文版《天神会规》。正文十二节，顺序及标题与汉文版无差别。两版篇目比较请见下表：

篇目序号	汉文版标题	满文版标题
1	天神会课小引	abkai enduri hūi i kicen i yarugan
2	天神会规	
3	圣教要理六端解	enduringge tacihiyan i oyonggo giyan ninggun hacin
4	天主圣性解	abkai ejen i enduringge banin be fonjiha jabuha ba
5	灵魂肉身解	sure fayangga, yalingga beye be fonjiha jabuha ba
6	圣号经解	enduringge temgetu i ging be suhe ba
7	天主经解	abkai ejen i ging be suhengge
8	圣母经解	enduringge eme i ging be suhengge
9	信经解	akdara ging be suhengge
10	天主十诫问答	juwan targacun be fonjiha jabuha ba
11	圣教会规四端解	enduringge tacihiyan hūi i toktobuha kooli be suhengge
12	圣事七迹解	enduringge baitai nadan songko be suhengge
13	真福八端	unenggi hūturi jakūn hacin
14	万民四终	tumen irgen i duin duben

满文版的译者为何人尚不能确定，但是笔者认为可以排除潘国光的可能性。首先，潘国光长期生活在江南地区，与在宫廷供职的传教士相比没有接触旗人、学习满语的条件。其次，各种传记文献皆未提到他学过满文，或有满文著述。最后，满文版《天神会课》有《天神会课小引》，

① 费赖之著，梅乘骐、梅乘骏译：《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第 259 页。

但将落款删去。同样被删去的还有《天神会规》。如果此书为潘国光所译，则不应如此处理。故可推测，译者另有其人。笔者认为潘国光的《天神会课》作为一部适合少年儿童的入教读物，很可能出版后即流传到北京，被擅长满文的外国传教士或中国教友翻译成书。因满文版的译者与天神会无关，乃将没有用处的会规删去，保留其他教义问答部分。

通读满文版《天神会课》，可以发现全书行文流畅，用词准确。其在翻译方面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大量使用汉语音译词汇。清初旗人翻译汉文文献时，经常遇到满文无法对应的概念，解决方法之一是音译。乾隆时期，清高宗推行新清语，将很多音译旧词改为意译。如总督、巡抚、总兵官从清初的“dzungdu”、“siyūn fu”、“dzungbingguwan”改为“uheri kadalara amban”、“giyarime baicara amban”、“uheri kadalara da”。满文《天神会课》中的旧词汇很多。如汉文经典的“经”在清初音译为“ging”。如“诗经”即为“ši ging”。《御制清文鉴》解释为“圣人所定之典，谓之 ging。”① 虽然《御制清文鉴》将“ging”限定为儒家经典，但对于天主教传教士而言，《圣经》以及供教友念诵的各种经文也是圣人所定，因此《天神会课》亦循此习惯，将《圣经》译为“enduringge ging”，圣母经译为“enduringge eme i ging”。② 至乾隆中期，“ging”又被“nomun”取代。《御制增订清文鉴》定义为：“圣人所定，恒常遵守，不可改易之书，谓之 nomun。”③ 从此儒家五经、佛经、天主教经文皆用“nomun”而不用“ging”。

第二，虽然译文忠实于原著，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汉文版做了几处修改。例如第十节《天主十诫问答》在列举十诫条文之后有“已上十诫，总归二者而已，爱慕天主万物之上，与夫爱人如己。此在昔天主降谕，令普世遵守，顺者升天堂受福，逆者堕地狱加刑”一句，满文版为“ereci wesihun i juwan targacun，juwe gisun de baktangge abkai ejen be tumen jaka i dele obufi buyembime，niyalma be beyei adali gosire de fajihabi”，④ 可汉译为“已上十诫，总归二者而已，爱慕天主万物之上，与夫爱人如己”，此处满文翻译缺汉文的第二句。考康熙五十四年（1715）刻印的《圣教日课》，天主十诫没有“此在昔天主降谕，令普世遵守，顺者升天堂受福，逆者堕地狱加刑”一句。⑤ 乾隆四年首善堂本《天神会课》亦无此句。事实上，十诫来自《旧约》，“爱慕天主万物之上，与夫爱人如己”出自《新约》，通常被列在十诫之后，而“此在昔天主降谕”一句出处不明，或为潘国光错误添加，或为刻印时窜入的注文。满文译者以此句并非正式的经文，故直接删去。

同节解释天主十诫的“毋呼天主圣名以发虚誓”一条时有“若有缘故、有恭敬、有真言三件俱有，而后发誓，可无罪也”一句，此处潘国光以肯定的语气表明真言发誓无罪。然而满文本为：“aikabade amba turgun bisire，eici kundulere ginggulere jalin，eici unenggi gisun，ere ilan hacin yongkiyaci，amala gashūre oci，ainci kemuni ojoro gese，eiterecibe gashūrakū de isirakū。”可译作：“若有缘故、有恭敬、有真言三件俱有，而后发誓，似可无罪。总之，不如不发誓。”译者将“可无罪也”改成“似可无罪”，并增加“总不如不发誓”，可见译者对真言发誓是否有罪持怀疑态度，特意在翻译时做了修改。

---

① 《御制清文鉴》卷 3，《文学部・书类第一》，清刻本。满文原文：“enduringge niyalmai toktoho kooli be，ging sembi。”

② 圣母经实际上是一段赞美圣母玛利亚的祈祷文，与《圣经》之“经”有本质区别。拉丁语以该祷文开头的 Ave Maria（万福玛利亚）作为题目。来华传教士为了突出祈祷文的重要性，乃将其称为圣母经。满语翻译亦循此例。

③ 《御制增订清文鉴》卷 7，《文学部・书类第二》，清刻本。满文原文：“enduringge niyalmai toktobuha enteheme songkolome halaci ojorakū bithe be，nomun sembi。”

④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满文《天神会课》，手写本，编号 Mandchou 117。

⑤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圣教日课》，康熙五十四年刻本，编号 Chinois 7433。

第十二节《圣事七迹解》阐述天主教七件圣事中的坚振时，作者强调坚振必须由主教实行方才有效："此礼惟主教可用。若不遇主教，未得受此大恩"。满文对应部分为："ere dorolon be tacihiyan i wang sa teni yabuci ombi，tuttu dulimbai gurun i niyalma ere amba kesi be bahafi alihakūngge labdu"，意为："此礼惟主教可用，是以中国人未获此大恩者多。"可知译者改动了汉文的第二句，使其与中国教友更贴近。

第三，与汉文对照，满文版译文错、漏之处不少。此类现象在笔者所见的清初天主教文献译本中颇罕见。首先，个别语句在翻译时过于拘泥原文。一处是第七节《天主经解》有"amen sere juwe hergen be adarame sumbi"，汉文本为"亚孟二字何解?"另一处见于第十一节《圣教会规四端解》，"misa sere juwe hergen be adarame sure be giyangnareo"，汉文本为"弥撒二字何解?"满文的"amen"和"misa"都是一个字，汉文为两个字，但满文本都有"juwe hergen"即"两个字"的表述，故可知译者仅仅注意到与汉文本的对应，忽略了必要的调整。

其次，满文版手民之误不少。如第九节《信经解》阐述末日审判时有"若在生时，痛悔告解，蒙天主已赦其罪，则于审判之时，无所羞愧"一句，满文译为："aikabade banjire jalan de，ini weile be gosiholome nasame sume alifi，abkai ejen i guwebuhe kesi be alifi bucehe manggi，amaga i beideme lashalara erinde，umai girucun yertecun be alirakū。"此处的"sume alifi"无法解释，对照汉文可知应为"sume alafi"，即告解。全书中此类错误不少，本文不一一列举。

以上错误皆无关宏旨，但第十一节的一处错误非常严重，使满文表意与汉文完全相反。在讲述"我信罪之赦"时，潘国光提到教友领洗后犯罪，只有通过告解才能免罪，汉文"若为自己痛悔而不得告解，天主不赦其罪"一句，满文版译为"terei bahafi sume alarakū de damu ini beye teile jalin gosiholome nasaha seme，abkai ejen terei weile be guwebureo"，意为："若为自己痛悔而不得告解，恳请天主赦其罪"，译文不但与原文冲突，而且不符合天主教教理。从汉文可知此处满文的"guwebureo"（请赦免）应为"guweburakū"（不赦免）。

三、神学术语的满文翻译

作为外来宗教，天主教的很多概念对于明末清初的中国人而言非常陌生。为了准确表意，传教士在如何翻译神学术语方面颇下了一番功夫。考虑到当时中国人不熟悉拉丁语、大量采用音译词汇不利传教的现实，传教士尽量多用意译，或从儒家经典中选取最贴近的词汇。清朝建立后，很多传教士着手将汉文天主教文献翻译成满文，在翻译专门术语时，有意识地借鉴汉译的经验。从满文《天神会课》看，当时神学术语的翻译采用音译、意译、音译意译混合三种方法。

满文《天神会课》中的音译词汇不多，主要是人名、地名。若干在满文中无法对应的神学词汇只能音译。如拉丁语的"Pater"、"Filius"、"Spiritus Sanctus"，在汉语经文中音译为"罢德肋"、"费略"、"斯彼利多三多"，释义时又意译为"圣父"、"圣子"、"圣神"。满文《天神会课》在经文部分音译为"baderes"、"filii"、"sybirtus sankti"，在释义时模仿汉语，使用意译的"enduringge ama"、"enduringge jui"、"enduringge enduri"，即圣父、圣子、圣神。

另如拉丁语的"ecclesia"指被天主召叫并接受洗礼者的团体，其中已升入天国者属于胜利的教会；在炼狱中接受暂罚者属于受苦的教会；在人间者属于旅途中的教会。这种概念在汉、满语中都无法找到贴切的对应。故汉语在经文部分音译为"厄格肋西亚"，在诠释其含义时称"圣教会"。满语同样有两种译法，一是音译的"egere si ya"，一是意译的"enduringge tacihiyan i hūi"。由此可见，满文音译的词汇通常与意译词汇并用。需要注意的是，音译词汇通常使用在祈祷经文中，意译词汇则用在问答、讲解部分，如此可以兼顾保持经文原貌和方便读者理解的需要，这一点满文汉文的处理方法是一样的。

《天神会课》译者采用最多的是意译。例如天主教的最高神在拉丁文中为"Deus"。"Deus"

是世界的创造者与支配者，无形象，全知全能全善，又是三位一体的神，与中国传统的神灵有本质的区别。早期来华的传教士曾经因为应音译为“窦斯”或“陡思”，还是意译为中国经典中的“天主”、“上帝”发生过争论，最后确定采用“天主”一词。满文的“abkai ejen”即取汉文“天主”之意。需要说明的是，大多数满文天主教文献都采用“abkai ejen”，仅耶稣会士贺清泰翻译《圣经》时将“abkai ejen”和“abkai ejen deus”混用。以笔者所见，“abkai ejen”是通用译法，贺清泰的“abkai ejen deus”可能仅是其个人的尝试。

拉丁语的“eucharistia”指在弥撒中，经主教、神父祝圣成为基督身体的面饼，也泛指整个弥撒仪式。根据天主教教理，“eucharistia”虽然保持面饼的形状与味道，但又是耶稣的真实肉体。汉文译为“圣体”。满文《天神会课》意译为“enduringge dursun”。考“enduringge”为神圣的，“dursun”通常对应汉文的“体”，在《御制清文鉴》中解释为：“天生之形象，谓之dursun。arbun dursun 连用。”① 译者将“enduringge”与“dursun”组合，使其在字面上对应汉文的“圣体”。然而，其他满文天主教文献多译为“enduringge beye”。② 考“beye”有身体之意，在《御制清文鉴》中释义为“人之所有相貌形体，谓之 beye”。③ 该词直接对应汉文的“身”和“体”。在汉文中“圣体”和“圣身”是有区别的，前者指在弥撒中祝圣、成为耶稣肉体的面饼，后者指耶稣在世时的肉身。《天神会课》的译者显然注意到这个问题，故特意用“enduringge dursun”（圣体）和“enduringge beye”（圣身）做区分。例如汉文本的“圣体者，吾主耶稣之圣身也”，被翻译为“enduringge dursun serengge，musei ejen yesu i endringge beye inu”。满文译者将两个概念区分开，显然有便于读者理解、防止混淆之意。

满文版的某些翻译甚至比拉丁文原文更贴近术语本意。例如天主教视骄傲、贪吝、色迷、忿怒、贪饕、嫉妒、懒惰七种罪为一切罪的源头，拉丁语为“vitia capitalia”，直译为大罪、死罪。来华传教士将其翻译为“罪宗”，突出了以上七种罪的本源性，将其与一般的罪做了明确区分。满文《天神会课》根据汉语译为“weilei sekiyen”和“weilei fulehe”。“sekiyen”指水的源头，④“fulehe”为草木之根，⑤ 二者皆有源头、根本之意。此处的翻译不但与汉文吻合，而且准确地揭示了“vitia capitalia”在神学中的特殊涵义。

第三种翻译方法是音译意译混合。《天神会课》仅有“弥撒”一例。“弥撒”音译自拉丁语的“missa”，本义为“聚集”。该仪式通过祝圣耶稣基督圣体圣血以纪念耶稣的牺牲，因此也是所有仪式中最重要者。这种祭祀仪式无论形式还是性质，都与汉族传统祭孔的释奠礼、佛道道场、以及旗人的萨满祭祀有本质的不同，因此汉语、满语皆采用音译。但《天神会课》的译者将拉丁文的“missa”音译为“misa”，与满语的“wecen”合并，创造了“misa wecen”一词。“wecen”在《御制清文鉴》中解释为：“凡坛、庙、家神祭祀之总名，谓之 wecen。”⑥ 以笔者所见，此种“misa wecen”的用法在清代满文文献中并不常见。

为了展示满文《天神会课》对神学术语的处理，笔者选择书中有关三位一体教义的翻译进

---

① 《御制清文鉴》卷6，《人部·容貌类第一》，清刻本。满文原文：“banjiha arbun be dursun sembi，arbun dursun seme holbofi gisurembi。”

② 如佚名译《圣体要理》（满 enduringge beyei oyonggo giyan，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编号 Mandchou142）即译为 enduringge beye。

③ 《御制清文鉴》卷5，《人部·人身类第一》，清刻本。满文原文：“niyalma i uheri banin giru be，beye sembi。”

④ 《御制清文鉴》：“mukei da tucike ba be，sekiyen sembi。”（《御制清文鉴》卷一，《地部·地类第六》，清刻本）笔者汉译为：“水之源头，谓之 sekiyen。”

⑤ 《御制清文鉴》：“yaya orho moo i na de hadame boihon i dolo bisirengge be，fulehe sembi。”（《御制清文鉴》卷十九，《木类·第四》，清刻本）笔者汉译为“凡草木与地相连，土中部分，谓之 fulehe。”

⑥ 《御制清文鉴》卷3，《礼乐部·祭祀类》，清刻本。满文原文：“yaya tan，miyoo，weceku be juktere uheri gebu，šu ging ni hūng fan fiyelen de，jakūn dasan i ilaca de wecen sehebi。”

行进一步阐述。三位一体（拉丁语 trinitas）是天主教的核心命题，指天主只有一个本体（拉丁语 substantia），但有三个位格（拉丁语 persona），分别是圣父、圣子、圣神，三者同形同体，不分先后，区别在于圣父是创造者，圣子被圣父生出，圣神由圣父、圣子发出。①

《天神会课》对三位一体的阐述非常扼要、全面："天主惟分于位，不分于性。虽有三位，决不能有三性。所以三位共是一性、一体、一天主……天主罢德肋生天主费略，罢德肋与费略彼此相爱，而发斯彼利多三多"满文译为："abkai ejen be damu soorin de ilgara dabala, banin de ilgarakū, udu ilan soorin bicibe, ilan banin waka, tuttu ilan soorin uhei emu banin emu beye, emu abkai ejen……abkai ejen baderes, abkai ejen filii be banjiha, baderes filii sihunde buyeme, sibirdus sankedi banjinaha。"此处需要注意的是满文对"性"、"体"、"位"、"生"、"发"的翻译。

汉文的"性"对应拉丁文的"natura"，即本质、本性。满文译为"banin"。考满文中"banin"有两意，一为相貌，一位本性。《御制清文鉴》解释为："天之所赋，谓之 banin。身体样貌，亦谓之 banin。"② 此处显然应取第一个解释。与拉丁语和汉语比较，满文使用 banin 是正确的。

汉文的"体"对应拉丁语的"substantia"。"substantia"本义为实体，引申为天主无物质形体的存在状态。汉文译为"体"。需要注意的是，在汉文中，"体"可指物质性的肉体，也可指抽象的本体，比较符合拉丁语。满文采用的"beye"指身体，已见于前文。然而，清代和现代的满文字书对"beye"的解释多与人、动物的实体相关，与非物质性的本体有较大区别。与对"性"的处理一样，因无确切的对应词汇，译者只能翻译汉语，勉强采用字面意义最接近的"beye"。

汉语译文中的"位"，即拉丁语的"persona"，该词原义为"面容"、"面具"、"角色"。古希腊、罗马的歌剧表演中，一名演员在扮演不同角色时佩戴不同面具。虽然角色各异，但演员仍为一人。天主教神学家由此引申为一个天主具有三个不同的个别属性。这一概念在拉丁语之外的所有语言中都找不到直接对应的词汇。满文《天神会课》译为"soorin"。《御制清文鉴》释为："皇帝之宝座，谓之 soorin。"③ 《天神会课》的译者参照汉语将拉丁语的"persona"翻译为"soorin"并无错误，但需要注意的是，该词在入关前已有君主宝座之意。如《满文原档》有"han tehe soorin ci ilifi yamun citucifi, abka de ilanggeri hengkilehe。"④ 笔者汉译："汗离座出殿，望天三叩。"此处清太祖的宝座就被称为"soorin"。清初编纂的《御制清文鉴》则将此词限定为宝座，与泛指座位的"teku"区分开。然而无论是"persona"的原义还是引申义，都与宝座相去甚远。因为满文中确实没有一个词汇可以准确传达"persona"的含义，故只能勉强采用与汉语的"位"最接近的"soorin"。不过，相比汉语，"soorin"专用于帝王宝座，亦可以显示圣父、圣子、圣神的尊贵。

根据天主教的教义，天主创造世界，作为天主第一位格的圣父生第二位格的圣子。汉文的《天神会课》用"生"字清晰地表达了圣父和圣子的关系。满文使用的"banjiha"是"banjimbi"的完成形式，《御制清文鉴》释义为："人、一切生物、万物在天地之间，谓之 banjimbi。人生子、一切动物孳生，亦谓之 banjimbi。又，草木由地发生，亦谓之 banjimbi。"⑤

---

① 《天主教教理》，信德社，2012 年，第 66 页。

② 《御制清文鉴》卷 6，《人部・性情类》，清刻本。满文原文："abkai hesebuhengge be, banin sembi, geli beyei arbun giru be, inu banin sembi。"

③ 《御制清文鉴》卷 13，《起居部・宫殿类》，清刻本。满文原文：" hūwangdi i teku be, soorin sembi。"

④ 满文老档译注会：《满文老档》，东洋文库，1955 年，天命元年正月条，第 68 页。

⑤ 《御制清文鉴》卷 8，《人部・养育类》，清刻本。满文原文："niyalma, eiten ergengge, tumen jaka, abka na i sidende bisire be, banjimbi sembi, jai niyalma jui ujire, eiten ergengge deberen fusere be, inu banjimbi sembi, geli orho moo, na ci fulhureme tucire be, inu banjimbi sembi。"

由此可见，以“banjimbi”对应“生”是正确的。

值得一提的是，天主教严格区分“圣父生圣子”和“天主造万物”两个概念。“生”专指圣子耶稣，“造”专指天地万物，二者绝不可混淆。然而汉文《天神会课》偶尔会将“生”和“造”混用，例如《天主圣性问答》部分有“问：天主从何而生天地人物？答：未有天地之先，但有一天主，因其全能、全知、全善，造成天地人物。”这样的表述在神学上有重大错误。潘国光作为耶稣会的传教士，无疑受过良好的神学训练，肯定不会分不清二者的区别，至于其为何没有将两词明确分开，笔者不能论定。与此相反，满文版则以“banjimbi”和“banjibumbi”明确区分两个概念。“banjibumbi”是“banjimbi”的使动态，有创造、制造之意，《御制清文鉴》解释为：“天化育一切生物、万物，谓之 banjibumbi。”① 上面的汉文例句的满文翻译为：“fonjime, abkai ejen adarame abka na niyalma jaka be banjibume mutekini。jabume, abka na bisire onggolo, damu emu abkai ejen bihe, ini yongkiyame muten, yongkiyame sara, yongkiyame sain ci abka na niyalma jaka be banjibuha。”可汉译为：“问：天主从何而造天地人物？答：未有天地之先，但有一天主，因其全能、全知、全善，造成天地人物。”由此可见满文译者注意到生、造之间的区别，这里的处理非常准确。

此外，三位一体理论中圣父和圣子发出圣神的所谓“发”对应拉丁语的“procedo”，该词有前进、发展、生发之意，与“生”和“造”有区别。满文《天神会课》采用的“banjinambi”是“banjimbi”的方向态，有自然生成、产生之意。② 虽然该词是“banjimbi”的变型，但二者的动作趋向有明显区别。因此满文译者选用该词对应“procedo”颇为贴切。

综上，译者对拉丁语神学词汇采用了音译、意译、音译意译混合三种方法，并以意译为主。总体而言，译者对拉丁语和满语的理解都很深刻，所以翻译时选词准确，个别词汇的翻译甚至超过汉译。当然，由于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将拉丁语神学术语毫无误差地翻译成满文是不可能的。因此《天神会课》的译者参考当时通用的汉译，并从满文中选择较贴切的词汇。

四、结语

潘国光为少年儿童编写的《天神会课》内容易懂、简明扼要，成为清代流传很广的一部天主教教理书。该书被传教士或中国教友翻译成满文，用来教育信教的八旗儿童。通过本文的考察可知，该书虽然存在一些书写错误、翻译疏漏之处，但翻译的准确性相当高，故可以断言，满文《天神会课》是一部高质量的宗教译著。

根据在华耶稣会士的记录，清代存在一个颇具规模的旗人信教群体。其中既有皇室苏努的子孙，也有大量官员和普通旗人。他们的存在促使传教士把汉文的天主教文献译为满文。此类译著现多保存于海外的图书馆、档案馆。如日本东洋文库的《古新圣经》，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天主圣教约言》（满 abkai ejen i enduringge tacihiyan i oyonggo gisun）、《圣体要理》（满 enduringge beyei oyonggo giyan），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图书馆藏《天主实义》（满 abkai ejen i unenggi jurgan）、《万物真原》（满 tumen jakai unenggi sekiyen）等。目前学界对旗人宗教信仰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藏传佛教、道教、萨满教，而忽略了天主教。笔者认为，通过对海外收藏的满文天主教文献的梳理，有助于对信教群体的深入研究，可促进今人对八旗文化的全面了解。

---

① 《御制清文鉴》卷9，《人部·养育类》，清刻本。满文原文：“abka, eiten ergengge, tumen jaka be hūwašabume wembure be, banjibumbi sembi。”

② 《大清全书》卷5，第124页。